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七十二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列國紀七

癸岐稱唐天祐二十年唐莊宗李存勖討光元年是漢梁亡  
宋晉稱唐岐吳漢蜀五國吳越荆南湖南福建凡四鎮 春二

月晉主季存勖下教置百官於四鎮判官中選前朝士族欲以爲

相以鎮河東魏河東節度判官盧質爲之首質固辭請以義武節

度判官豆盧革河東觀察判官盧程爲之于卽召革程拜行臺左

右丞相以質爲禮部尙書 梁主璣遣兵部侍郎崔協等冊命吳

越王璣鏐爲吳越國王丁卯鏐始建國儀衛名稱多如天子之制

謂所居曰宮殿府署曰朝廷教令下統內曰制敕將吏皆稱臣惟

不改元表疏稱吳越國而不言軍以建國不有復稱以清海節度

使兼侍中傳瓊為鎮海鎮東副後總軍府事置百官有丞相侍郎

郎中員外郎客省等使考異曰十國紀年謬功臣諱子領節制皆

悉尤甚錢氏據浙逾八十年外厚貢獻內事皆付地狹民眾賦

斂苛暴雞魚卵茶蠶悉收取斗升之通罪至鞭背每笞一人則諸

案吏各持其符列於庭先唱一符以所負為數多少笞已次吏復

唱而笞之盡諸簿乃止少者猶笞數十多者至五百餘訖於國除

人苦其政吳越備史稱饒節儉衣衾用紬布常勝惟饒漆器受帳

壞文穆夫人欲易以青緞繆不許嘗歲除夜會子孫鼓琴未數曲

止之曰聞者以我為長夜之飲遂罷食易家話州謬公宴不戒焚

赫衣必三潸然後易劉恕以為錢元暉子信撰吳越尚史論史趙

事忠懿王勳業志成申英政錄宏偉子易撰家話似子惟演撰錢

氏更系圖譜家王故事奈國主貢奉錄故吳越五王行事失實尤

多端美隱其於他國按錢穆起於貧賤知其疾苦必不至

李

繼韜雖受晉王命為安義副後終不自安幕僚魏球身將申蒙復

從而問之曰晉朝無人終爲梁所併耳會晉王遣百官三月召監

軍張居翰

張居翰唐昭宗時爲范陽監軍天復中大誅宦者節度使到仁恭匿居翰於大安山之北路以免其後梁兵攻

仁恭遣居翰從晉王攻梁潞州以牽其

兵晉遂取潞州因以居翰爲昭義監軍節度判官任闈赴魏州琢

蒙復說繼韜曰王急召二人情可知矣繼韜弟繼遠亦勸繼韜自

託於梁繼韜乃使繼遠詣大梁請以澤潞爲梁臣梁主瑒大喜更

命安義舊將裴約戍澤州泣諭其眾曰余事故使踰二紀故使謂繼

也十二年

韜父嗣昭

爲一紀見其分財享土志滅仇讎不幸捐館柩猶未葬而郎君

遽背君親吾甯死不能從也遂據州自守梁主以其驍將董璋爲

澤州刺史將兵攻之繼韜散財募士堯山人郭威往應募威負氣

使酒繼韜特奇之威嘗遊於市市有屠者以勇服其市人威醉呼

屠者使進几割肉割不如法威叱之屠者披其腹示之曰爾勇者能殺我乎威卽前取刀刺殺之一市皆驚而威自如爲史所執繼韜惜其勇陰縱使亡去已復召置麾下 契丹寇幽州晉王季存

勳問帥於郭崇韜崇韜薦橫海節度使李存審己卯徙存審爲盧龍節度使時存審已臥病辭不欲行晉王使人慰諭懼遣之遂與

疾赴鎮以舊漢馬步副總管李嗣源領橫海節度使

李嗣源時從晉王總兵使

領橫海節

晉王季存勳築壇於魏州牙城之南夏四月己巳升壇祭

告上帝遂卽皇帝位國號大唐大赦改元同光尊母晉國太夫人

曹氏爲皇太后嫡母秦國夫人劉氏爲皇太妃以豆盧革爲門下

侍郎盧程爲中書侍郎竝同平章事郭崇韜張居翰爲樞密使

徐無 然曰樞密使唐故事官者爲之其職甚微至此始參用士人而與宰相權任鈞矣余按唐末兩樞密與兩神策中尉號爲四貴其職

非甚微也特專用宦者爲之耳目安世曰唐於政事堂後列五房有樞密房以主曹務則樞密之要宰相主之未始它付其後罷任宦人始以樞密歸之內侍

唐質馮道爲翰林學士張憲爲工部侍郎租庸使宋

曰租庸使自天

寶三年韋堅始又以義武掌書記李德休爲御史中丞德休絳之

孫也

李絳相唐憲宗有直聲

豆盧革盧程皆輕淺無他能唐主以其衣冠之

緒肅府元僚故用之

按歐史豆盧萬世名族革父贈爲唐舒州刺史唐太之亂革浙地中山爲王處直判官盧

程不知其家世何人也忠昭宗時舉進士爲鹽鐵出使還官唐末避亂變服爲道士遊燕道聞豆盧革爲義武節度使官盧汝弼爲河東節度使二人皆故唐名族與程門弟相等因共薦爲河東節度推官帝嘗擇相而唐公卿故家遭亂喪亡且盡盧汝弼蘇德已死盧質又辭故用革王初李紹宏爲中門使郭崇韜副之之君命相如此天下事可知矣

至是白幽州召還

梁貞開五年李紹宏出幽州事見上卷

崇韜惡其舊人位在己上

乃薦張居翰爲樞密使以紹宏爲宣徽使紹宏由是恨之

唐制宣徽使在

樞密使之下且

權任不及遠也居翰和謹畏事軍國機政皆崇韜掌之支度務使

孔謙自謂才能効效應爲租庸使眾議以謙人微地寒不當總

重任

孔謙魏州孔目史也晉王得魏州以爲支度務使

故崇勗薦張憲以謙副之謙亦不

悅 憲詔盧程詣晉陽冊太后太妃初太妃無子性賢不妬忌太

后爲武皇侍姬太妃常勸武皇善待之太后亦自謙退由是相得

甚歡及受冊太妃詣太后宮賀有喜色太后忸怩不自安太妃曰

願吾兒享國久長吾輩獲沒于地園陵有主餘何足言因相向歔

歔

憲以魏州爲興唐府建東京

薛居正五代史晉王卽位升魏州爲東京興唐府改元

唐書貴鄉爲廣晉縣

又於太原府建西京又以鎮州爲眞定府建北都以魏

博節度判官王正言爲禮部尙書行興唐尹太原馬步都虞候並

知祥爲太原尹充西京副留守潞州觀察判官任圜爲工部尙書

兼眞定尹充北都副留守皇子繼岌爲北都留守興聖宮使判六

軍諸衛事

按後唐洛陽有西宮興聖宮此時未得洛陽當以魏州府舍爲興聖宮宋白曰唐莊宗卽位于魏州宰相豆盧革因進擬爲興聖宮

以時唐國所有凡十三節度五十州十三節度天子稱岌爲興聖宮使

成德義武橫海忠能大同振武雁門河東護國晉絳安國昭義五

十州魏博貝州相州昭德懷慶深趙易祁定滄景德嘉葛幽深檀

節順登平蔚朔雲應新葛滿武沂代嵐石靈麟府并汾慈靈澤潞

沁遼凡五十州而昭義鎮澤潞二州已附于梁止有十二節度四

州耳蜀主王衍遊浣花溪龍舟綵舫十餘里白百花潭至萬里

橋遊人士女珠翠夾岸日正午暴風起須臾雷電晦冥有白魚自

江心躍出變爲龍騰空而上是日溺死者數千人 閏月駕追尊

曾祖執宜曰懿祖昭烈皇帝祖妣崔氏曰昭烈皇后祖國昌曰獻

祖文皇帝祖妣秦氏曰文景皇后考晉王曰太祖武皇帝立宗

廟於晉陽以高祖太宗懿宗昭宗洎懿祖以下爲七室

唐廟四新廟三

甲午契丹寇唐幽州至易定而還時契丹屢入寇鈔掠饋運幽州

後列國紀七 四



食不支半年衛州爲梁所取潞州內叛人情岌岌以爲梁未可取

唐主存勳患之會梁鄆州將盧順密奔唐唐主乃與之謀取鄆順

密進言曰梁天平節度使戴思遠屯楊村

戴思遠屯楊村事始上卷梁貞明五年

雷

巡檢使劉遂嚴都指使燕頗守鄆州其守兵不滿千人遂嚴

皆失眾心可襲取也郭崇勳等皆以爲懸軍遠涉萬一不利虛棄

數千人順密之言不可從也唐主密召李嗣源於帳中謀之曰梁

人志在吞澤潞不備東方若得東平則潰其心腹東平果可取乎

鄆州本東平郡

嗣源自胡柳有度河之誓

齊卷二百七十四卷梁貞明四年

常欲立奇功以

補過對曰今用兵歲久生民疲弊苟非出奇取勝大功何由可成

臣願獨當此役必有以報唐主悅壬寅遣嗣源將所部精兵五千

自德勝趣鄆州比及楊村

按九域志鄆州東阿縣有楊劉鎮臨河

度河觀之則李嗣源之兵自慈勝北城而東循河北岸而行至楊劉渡口日已暮陰雨道黑將士皆不

欲進高行周曰此天贊我也彼必無備夜度河至城下郾人不知

此自楊劉取徑道至鄆州李從珂先登殺守卒啟闕納外兵進攻

牙城城中大擾癸卯日嗣源兵盡入遂拔牙城劉遂嚴燕鬪奔大

梁嗣源禁焚掠撫吏民執知州事節度副使崔營判官趙鳳送興

唐唐主大喜曰總管真奇才吾事集矣即以嗣源為天平節度使

唐主素聞鳳名以為鳳鑿學士梁主璠聞鄆州失守大懼斬劉遂

嚴燕鬪於市罷戴思遠招討使降授宣化留後歐史璠方考梁置宣化軍於鄆州

遣使詰讓北面諸將段凝王彥章等趣令進戰敬翔知梁室已危

以繩內靴中入見梁主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為不肖所謀無不

用今敵勢益彊而陛下棄忽臣言臣身無用不如死引繩將自經

梁主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用王彥章爲大將不可救也  
梁主從之以彥章代思遠爲北面招討使仍以段凝爲副唐主聞  
之自將親軍屯澶州命蕃漢馬步都虞候朱守殷守德勝戒之曰

王鐵槍勇決乘憤激之氣必來唐突宜謹備之

廣續唐突作營突  
又作益突唐置義

同守殷王幼時所役蒼頭也

歐史曰朱守殷少事帝爲奴名  
曰會兒帝讀書會見常侍左右

又遣

使遣吳王勣薄書告以已克鄆州請同舉兵擊梁五月使者至吳  
徐溫欲持兩端將舟師循海而北助其勝者嚴可求曰若梁人邀  
我登陸爲援何以拒之溫乃止 梁主竄召問王彥章以破敵之

期彥章對曰三左右皆失笑

自大梁出師拒晉三日  
不能至河上故笑其言

彥章出兩

日馳至滑州

九城志大梁北至  
滑州二百一十里

辛酉置酒大會時唐人以鐵鎖斷

德勝口彥章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夜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冶

者具鞴炭乘流而下

楊村道流趣德勝水程十八里耳鞴韋囊也鼓以吹火

會飲尙未散彥

章陽起更衣引精兵數千循河南岸趣德勝天微雨虜朱守殷不

爲備舟中兵舉鎖燒斫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

城浮橋斫南城遂被斬首數千級

補誌李存進造浮梁於德勝時見二百七十卷梁貞明五年

受命適三日矣守殷以小舟載甲士濟河救之不及彥章進攻潘

張麻家口景店諸寨皆拔之

潘張二姓同居一村因以爲名店於其地因以爲名凡此皆以置貨物也有姓景者先營設店

於其地因以爲名凡此皆河津之嬰晉人立寨守之

聲勢大振唐主遣宦者焦彥寶趣楊

劉與鎮使李周固守命守殷棄德勝北城撤屋材爲棧

大日棧小日棧

兵械浮河東下助劉楊守備徙其芻糧薪炭於澶州所耗殆半

王彥章亦撤南城屋材浮河而下各行一岸每遇灣曲輒於中流

交鬪飛矢雨集或全舟覆沒一日百戰互有勝負比及楊劉殆亡

士卒之半

此謂自德勝浮河東下之士卒也

己巳王彥章段凝以十萬之眾攻楊

劉百道俱進晝夜不息連巨艦九艘橫亘河津以絕援兵城垂陷

者數四賴李周悉力拒之與士卒同甘苦彥章不能克退屯城南

爲連營以守之楊劉告急於唐主請日行百里以赴之

帝在恒州距楊劉僅

二百里唐主引兵救之曰李周在內何憂日行六十里不廢敗獵六

月乙亥至楊劉梁兵壘重復殿不可入唐主患之問計於郭崇

韜對曰今彥章據守津要意謂可以坐取東平苟大軍不南則東

平不守矣臣請築壘於博州東岸以固河津旣得以應接東平又

可以分賊兵勢但願彥章謂知徑來薄我城不能就願陛下募敢

死之士日令挑戰以綴之苟彥章旬日不東則城成矣時李嗣源

守鄆州河北聲聞不通人心漸離不佞朝夕會梁石先鋒指揮使

康延孝密請降於嗣源延孝者太原胡人有罪亡奔梁時隸段凝麾下嗣源遣押牙臨漳范延光送延孝蠟書詣唐主延光因言於唐主曰楊劉控扼已固梁人必不能取請築壘馬家口以通郟州

之路唐主從之遣崇韜將萬人夜發倍道趣博州至馬家口度河

築城晝夜不息

馬家口所謂博州東岸也

唐主在楊劉與梁人晝夜苦戰崇韜

築新城凡六日而工畢王彥章聞之將兵數萬人馳至戊子急攻

新城連巨艦十餘艘於中流以絕援路時板築僅畢城猶卑下沙

土疏惡未有樓櫓及守備崇韜慰勞士卒以身先之四面拒戰遣

閒使告急於唐主唐主自楊劉引大軍救之陳於新城西岸城中

望之增氣大呼叱梁軍梁人斷繼斂艦唐主艤舟將渡

繼索也整舟向岸曰

彥章解圍退於鄒家口

鄒家口馬家口鄰家口皆沿河津渡之名亦因其主人所居之姓以爲地名

鄆州奏報始通李嗣源密表請正朱守殷覆軍之罪唐主不從秋

七月丁未唐主引兵循河而南彥章等棄鄆家口復趣楊劉甲寅

唐遊奕將李紹興敗梁遊兵於清邱驛南春秋晉宋曹勰同盟於清邱杜預注曰清邱今

在濮陽縣東南此驛古地名以名驛也段凝以爲唐兵已自上流渡驚駭失色而數

彥章尤其深入段凝聞清邱驛之敗以爲唐兵已自上流渡到邕

之境無救於大梁之危也史言段凝凡有所恃而陵主帥 乙卯蜀侍中魏王王宗侃卒 蜀

天官倉奏米皆化爲小蠶尾後如米粒曳之而行 戊午唐主存

凱遣騎將李紹榮直抵梁營搗其斥候梁人益恐又以火棧焚其

連艦連艦卽列於河王彥章等聞唐主引兵已至鄆家口己未解

楊劉圍走保楊村唐兵追擊之復屯德勝梁兵前後急攻諸城士

卒遭矢石溺水暈死者且萬人暈死者傷委棄資糧鎧仗鍋幕動

以千計楊劉比至圍解城中無食已三日矣 梁王彥章疾遣張  
亂政及爲招討使謂所親曰待我成功當盡誅姦臣以謝天下  
趙張聞之私相謂曰我輩甯死於沙陀不可爲彥章所殺相與協  
力傾之段凝素疾彥章之能而諂附趙張在軍中與彥章動相違  
戾百方沮撓之惟恐其有功潛伺彥章過以聞於梁主頊南城之  
破彥章與凝各爲捷書以聞凝遣人告殿等匿彥章書而上己書  
故使者至軍中獨賜勞凝而不及彥章軍士皆失色及楊劉之敗  
凝上書言彥章使酒輕敵以敗事梁主信讒反恐彥章旦夕成功  
難制徵還大梁使將兵會董璋攻澤州甲子唐主存勳至楊劉勞  
李周曰微卿善守吾事敗矣 遣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盧程奉皇  
太后冊自魏至太原上下山險所至州縣驅役丁夫官吏迎拜程



坐肩輿自若少忤其意必加笞辱人有假驢夫於程者程帖與唐府給之府吏咸無例程怒鞭吏背光祿卿兼興唐少尹任國園之弟唐主存勣之從姊婿也詣程訴之程戴華陽巾衣鶴氅據几決事視園罵曰爾何等蟲豸欲倚婦力邪爾非曰有足曰蟲無足曰豸園訴於唐主唐主怒曰朕誤相此癡物乃敢辱吾九卿欲賜自盡盧質力救之乃貶右庶子 裴約遣間使告急於唐主唐主存勣曰吾兄不

幸生此梟獍

李嗣昭養兒也  
以齒於帝為兄

裴約獨能知順逆願謂北都內牙馬

步軍都指揮使李紹斌曰澤州彈丸之地朕無所用害不惜與梁一州易得約難得也卿為我取裴約以來八月壬申紹斌將甲士五千救之未至城已陷約死唐主深惜之紹斌本姓趙名行實幽州人也 甲戌唐主存勣自楊劉還興唐 梁主璵命於滑州決

河東注曹濮及鄆以限唐兵 初梁主璽遣段凝監大軍於河上

敬翔李振屢請罷之 考異曰歐陽史以爲太祖時事按晉人服魏博然後與梁以河爲境故常以大兵守之太祖時未也

爾時未也 就使當時曾屯軍河上亦未繫社稷之安危也況太祖時振言聽計從均王時始疏斥此必均王時事也既不知其的在

何時故因疑任 招討使而見之 梁主曰凝未有過振曰俟其有過則社稷危矣至

是凝厚賂趙張求爲招討使翔振力爭以爲不可趙張主之竟代

王彥章爲北面招討使於是宿將憤怒士卒亦不服天下兵馬副

元帥張宗奭言於梁主曰臣爲副元帥雖衰朽猶足爲陛下捍禦

北方段張晚進功名未能服人眾議詢詢恐貽國家深憂敬翔曰

將帥繫國安危今國勢已爾陛下豈可尙不畱意邪梁主皆不聽

爲段疑誤 戊子凝將全軍五萬營於王村自高陵津濟河 新唐書

地理志 梁張本 澶州臨黃縣東南有盧津關一名高陵 掠澶州諸縣至于頓邱

津王村亦因土人王氏梁居之地爲名 梁掠澶州諸縣至于頓邱

後列國紀七 九 思補樓

後列國紀七 九 思補樓

梁主命王彥章將保鑿騎士及他兵合萬人屯兗鄆之境謀復鄆

州以張洪傑監其軍

庚寅唐主存勗引兵屯朝城

宋白曰朝城縣屬魏州本

漢東武陽郡其後爲縣唐武后改爲武聖開元七年改爲朝城九域志朝城縣在魏州東南八十里

戊戌梁康延孝

帥百餘騎奔唐唐主解所御錦袍玉帶賜之以爲南面招討都指揮使領博州刺史唐主屏人問延孝以梁事對曰梁朝地不爲狹兵不爲少然逆其行事終必敗亡何則主旣暗懦趙張兄弟擅權內結宮掖外納貨賂官之高下唯視賂之多少不擇才德不校勳勞段凝智勇俱無一旦居王彥章霍彥威之右自將兵以來專率斂行伍以奉權貴梁主每出一軍不能專任將帥常以近臣監之進止可否動爲所制近又聞欲數道出兵令董璋引陝虢潞路之兵自石會關趣太原霍彥威以汝洛之兵自相衛邢洛寇鎮定王

彥章張漢傑以禁軍攻鄆州段凝杜晏球以大軍當陛下決以十月大舉臣竊觀梁兵聚則不少分則不多願陛下養勇蓄力以待其分兵帥精騎五千自鄆州直抵大梁擒其僞主旬月之間天下

定矣唐主大悅蜀主王衍以文思殿大學士韓昭內皇城使潘

在迎

考異曰在迎先爲內皇城使改雅州蜀主北遷爲馬步使今不知何官故且稱其舊官

武勇軍使顧在

前爲狎客陪侍遊宴與宮女雜坐或爲豔歌相唱和或談嘲謔浪

鄙俚褻慢無所不至蜀主樂之在珣彥朗之子也

顧彥朗唐昭宗時帥東川

樞密使宋光嗣等專斷國事恣爲威虐務徇蜀主之欲以盜其權

宰相王鐸庾傳素等各係寵祿無敢規正潘在迎每勸蜀主誅諫

者無使謗國嘉州司馬劉贊獻陳後主三閣圖

陳三閣見一百七十六卷長城公至

德并

并作歌以諷賢良方正蒲禹卿對策語極切直蜀主雖不罪

亦不能用也九月庚戌蜀主以重陽宴羣臣於宣華苑酒酣嘉王宗壽乘閒極言社稷將危流涕不已韓昭滂在迎曰嘉王好酒悲人自醉後而涕泣者俗謂之酒悲 因諧笑而罷 唐主存勳在朝城梁段凝進至

臨河之南

魏州臨河縣南也隋志開皇六年置臨河縣新唐書地理志貞觀十七年省置水縣入焉置水即蓋淵避高祖

諱更淵爲水臨河蓋淵其地蓋相近也宋白曰臨河縣本東黎魏孝昌中分汲郡置魏陽郡領黎陽東黎頓邱三縣此即東黎也

隋開皇五年置臨河縣九城 檀西相南曰有寇掠 檀州之西相州之南也 自

德勝失利以來喪芻糧數百萬租庸副使孔謙暴斂以供軍民多

流亡租稅益少倉廩之積不支半歲澤潞未下盧文進王郁引契

丹屢過瀛涿之南

此節言梁龍德二年契丹入鎮定境

傳聞俟草枯冰合深入爲寇

又聞梁人欲大舉數道北伐唐主深以爲憂召諸將會議宜徵使

李紹宏等皆以爲鄆州城門以外皆爲寇境孤遠難守有之不如

無之請以易衛州及黎陽於梁

梁取衛州見上卷上年貞明二年晉鑿聖河北射黎陽爲梁守與

之約和以河爲境休兵息民俟財力稍集更圖後舉唐主不悅曰  
如此吾無葬地矣乃罷諸將獨召郭崇韜問之對曰陛下不櫛沐  
不解甲十五餘年其志欲以雪家國之讎恥也今已正尊號河北  
士庶日望昇平始得鄆州尺寸之地不能守而棄之安能盡有中  
原乎臣恐將上解體將來食盡眾散雖畫河爲境誰爲陛下守之  
宜唐未失德勝時四方商賈征輸畢集薪芻糗餉其積如山自失  
南山保楊劉道路轉徙死亡太半而魏博五州秋稼不稔竭民而  
斂不支數月此豈按兵持久之時乎臣嘗細詢康延孝以河南之  
事度已料彼日夜思之成敗之機決在今歲梁今悉以精兵授段  
凝據我南鄙又決河自固

段凝自酸棗決河注鄆州以限唐兵號護駕水

謂我猝不能渡

恃此不復爲備使王彥章侵逼鄆州其意冀有奸人動搖變生於  
內耳段凝本非將才不能臨機決策無足可畏降者皆言大梁無  
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係楊劉自以精兵與鄆州合勢長驅入汴  
彼城中旣空虛必望風自潰苟僞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然非陛  
下決志大功何由可成諺曰富道築室三年不成帝王應運必有  
天命在陛下勿疑耳唐主曰此正合朕志丈夫得則爲王失則爲  
虜吾行決矣司天奏今歲天道不利深入必無功唐主不聽梁王  
彥章引兵踰汝水將攻鄆州汝水過鄆城南春秋以鄆李嗣源遣  
謹謹除爲汝陽之田是也李從珂將騎兵逆戰敗其前鋒於遞坊鎮考異曰詳史作遞獲將  
士三百人斬首二百級彥章退保中都舊唐書地理志鄆州中都  
在今治西三十九里天寶元年改爲中都移於今治九域志中  
鄆縣在鄆州東南六十里近世改中都爲汝止梁敗密城未白

通典作致密城戊辰捷奏至朝城唐主大喜謂郭崇韜曰鄆州告捷足壯

吾氣己已命將士悉遣其家屬歸興唐自開城行營冬十月辛

未朔日有食之唐主存勳遣魏國夫人劉氏皇子繼岌歸興唐

與之訣曰事之成敗在此一決若其不濟當聚吾家於魏官而焚

之仍命豆盧革李紹宏張憲王正言同守東京帝以魏州爲東京興唐府壬申

唐主以大軍自揚劉濟河癸酉至鄆州中夜進軍踰汶以李嗣源

爲前鋒甲戌旦遇梁兵一戰敗之追至中都圍其城城無守備少

頃梁兵潰圍出追擊破之王彥章以數十騎走龍武大將軍李紹

奇單騎追之識其聲曰王鐵槍也李紹奇即夏魯奇善事梁祖與彥章素善故識其語音拔

鴞刺之彥章重傷馬蹶遂擒之并擒都監張漢傑曹州刺史李知

節裨將趙廷隱劉嗣彬等二百餘人斬首數千級廷隱開封人嗣



彬知俊之族子也

劉知俊自徐降梁自梁降岐自岐降蜀爲蜀所殺

初唐主方嗣位卽與

梁爭天下世號爲勁敵而彥章獨心慳之嘗謂人曰李亞子鬪雞小兒耳何足畏讒至是唐主謂彥章曰爾常謂我小兒今日服未又問爾名善將何不守兗州而守中都中都無壁壘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天命已去無足言者唐主惜彥章之材欲用之賜藥傅其創屢遣人誘諭之彥章曰余本匹夫蒙梁恩位至上將與皇帝交戰十五年今兵敗力窮死自其分縱皇帝憐而生我我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豈有朝爲梁將暮爲唐臣此我所不爲也唐主復遣李嗣源自往諭之彥章臥謂嗣源曰汝非邀倖烈乎我豈苟活者彥章素輕嗣源故以小名呼之於是諸將稱賀唐主舉酒屬嗣源曰今日之功公與樂諧之力也曩從紹宏輩語大事去矣唐主又

謂諸將曰：掃所患，惟王彥章。今已就擒，是天意滅梁也。段凝猶在河上，進退之計宜何向？而可諸將以爲傳者，雖云大梁無備，未知虛實。今東方諸鎮兵皆在段凝麾下，所餘空城耳。以陛下天威臨之，無不下者。若先廣地，東傳於海，然後觀釁而動，可以萬全。康延孝固請亟取大梁。李嗣源曰：兵貴神速，今彥章就擒，段凝必未之知。就使有人走告，疑信之間，尚須三日。設若知吾所向，卽發救兵，直路則阻決河。卽謂段凝所決護駕水須自白馬南渡，數萬之眾，舟楫亦難卒辦。此去大梁，至近，前無山險，方陳橫行，晝夜兼程，信宿可至。段凝未離河上，友貞已爲吾擒矣。延孝之言是也。請陛下以大軍徐進，臣願以千騎前驅，所主從之。令下，諸軍皆踴躍行。是夕，嗣源帥前軍倍道趣大梁。乙亥，唐主發中都，昇王彥章自隨。遣中使問

彥章曰吾此行克乎對曰段凝有精兵六萬雖主將非材亦未可

遽爾倒戈殆難克也唐主知其終不爲用遂斬之

今故上縣有王彥章墓及廟

彥章武人不知書嘗爲僮語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其於忠

義蓋天性也丁丑唐主至曹州

九域志曹州西南至大梁二百四十餘里

梁守將附土

彥章敗卒有先至大梁告梁主璣以彥章就擒唐軍長驅且至者

梁主聚族哭曰運祚盡矣召羣臣問策皆莫能對梁主謂敬翔曰

朕居常忽卿所言以至於此今事急矣卿勿以爲憚將若之何翔

泣曰臣受先帝厚恩殆將三紀名爲宰相其實朱氏老奴事陛下

如郎君

門生故吏下至僮奴呼主人之子皆曰郎君

臣前後獻言莫匪盡忠陛下初用

段凝臣極言不可小人朋比致有今日今唐兵且至段凝限於水

北不能赴救

言段凝之兵欲還救大梁爲決河之水所限其道回遠

臣欲請陛下出屋避狄

陛下必不聽從欲請陛下出奇合戰陛下必不果決雖使良平更生誰能爲陛下計者臣願先賜死不忍見宗廟之亡也因與梁主相向慟哭梁主遣張漢倫馳騎追段凝軍漢倫至滑州墜馬傷足

九城志大梁北至滑州二百里此注與前注王彥章三日破賊事大梁至滑州有十里之差蓋九城志於大梁注及滑州注其道里遠近自有微差者今不敢輕決

因兩存之中閒若此類頗多復限水不能進時城中尙有控鶴軍數千朱珪請帥之出戰梁主不從命開封尹王瓌驅市人乘城

爲備初梁陝州節度使邵王朱友誨全昱之子也性穎悟人心多

向之或言其誘致禁軍欲爲亂梁主召還與其兄友諒友能竝幽

於別第

友能反見上卷梁龍德元年

及唐師將至梁主疑諸兄弟乘危謀亂并

皇弟賀王友雍建王友徽盡殺之

考異曰薛史曰友諒友能友誨

均王親弟猶疑而殺之況其從

莊宗入汴同日遇害按中祿既

身嘗爲亂者豈得獨存故附于此梁主登建國樓

大梁宮城南門曰建國門其樓

後唐同光元年

曰遣蠟面擣蠟親信厚賜之使衣野服齎蠟詔趣段凝軍蠟詔遣蠟也命出於上

故謂之蠟詔既辭皆亡匿或請幸洛陽收集諸軍以拒唐唐雖得都城

勢不能久留或請幸段凝軍控鶴都指揮使皇甫麟曰疑本非將

材官由幸進段凝以其妹許進事見二今危窘之際望其臨機制

勝轉敗為功難矣且凝聞彥章軍敗其膽已被安知能終為陛下

盡節乎趙巖曰事勢如此一下此樓誰心可係梁主乃止復召宰

相謀之鄭珽請自懷傳國寶詐降以紓國難梁主曰今日固不敢

愛寶但如卿此策竟可了否珽俛首久之曰但恐未了左右皆縮

頸而笑梁主日夜涕泣不知所為置傳國寶於臥內忽失之已為

左右竊之迎唐軍矣戊寅或告唐軍已過曹州塵埃漲天趙巖謂

從者曰吾待溫許州厚必不負我遂奔許州九域志大梁西南至許州一百七十五里

溫籍由趙靈得許州梁主謂皇甫麟曰李氏吾世讎理難降首  
見上卷梁能德元年言迎降而不可俟彼刀鋸吾不能自裁卿可斷吾首麟泣曰臣爲  
自首也

陛下揮劍死唐軍則可矣不敢奉此詔梁主曰卿欲賣我邪麟欲

自剄梁主持之曰與卿俱死麟遂弑梁主因自殺梁主爲人溫恭

儉約無荒淫之失但寵信趙張使擅威福疏棄敬李舊臣

敬李振皆佐

梁太不用其言以至於亡

唐天祐三年梁受唐禪歲在丁卯三主十七年而亡

己卯且李嗣

源軍至大梁攻封邱門

大梁城北面二門封邱門在西陵棗門在東梁開平元年改封邱門爲含隆門時人

猶以曹門名稱之晉天福三年又改爲宣陽門又王瓚開門出降

汴京歸京城北四門從東曰陳橋門次曰封邱門

王瓚開門出降

梁門大梁城西面北來第一門梁開平元年改

爲乾象門晉天福

三年改爲乾明門百官迎謁於馬首拜伏請罪唐主慰勞之使各

復其位李嗣源迎賀唐主喜不自勝手引嗣源衣以頭觸之曰吾

有天下卿父丁之功也天下與爾共之唐主命訪求梁主頃之或

以其首獻

考異曰實錄帝慘然曰敵惡敵怨不在後嗣朕與梁主十年戰爭恨不生議其面按莊宗漆均王首藏之太社

豈有欲全之之李振謂敬翔曰有詔洗滌吾輩相與朝新君乎翔

曰吾二人爲梁宰相君昏不能諫國亡不能救新君若問將何辭

以對是夕未曙或報翔曰崇政李太保已入朝矣

梁以李振爲崇政使故以稱之

翔歎曰李振謬爲丈夫朱氏與新君世爲仇讎今國亡君死縱新

君不誅何面目入梁建國門乎乃縊而死庚辰梁百官復待罪於

朝堂唐主宣敕赦之趙巖至許州溫昭圖迎之歸第斬首來獻盡

沒巖所齎之貨昭圖復名韜

梁賜溫昭圖名見二百六十九卷梁貞明元年

辛巳唐主命

王瓚收朱友貞尸殮於佛寺漆其首函之藏於太社

考異曰薛史末帝紀云詔

河南尹張全義收

葬之今從實錄 段凝自滑州濟河入援以諸軍排陳使杜晏球

爲前鋒至封邱遇李從珂晏球先降壬午凝將其眾五萬至封邱亦解甲請降凝帥諸大將先詣闕待罪唐主勞賜之慰諭士卒使各復其所凝出入公卿開揚揚自得無愧色梁之舊臣見者皆欲斲其面扶其心丙戌唐主貶梁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鄭珪爲萊州司戶蕭頤爲登州司戶翰林學士劉岳爲均州司馬任贊爲房州司馬姚顛爲復州司馬封翹爲唐州司馬李懌爲懷州司馬竇夢徵爲沂州司馬崇政學士劉光素爲密州司戶陸崇爲安州司戶御史中丞王權爲隨州司戶以其世受唐恩而仕梁貴顯故也岳崇龜之從子劉崇龜見二百五十三卷唐僖宗廣明元年岳觀年人萬年廣京北府人爲赤縣時復以京兆爲翹教之孫封放仕唐武宣朝入翰林位至尚書省判懌京兆人權龜之孫也王凝通鑑有名段凝杜晏球上言僞梁要人趙巖趙鵠張希逸張漢倫張漢



後唐同光元年

傑張漢融朱珪等竊弄威福殘虐羣生不可不誅憲王下詔敬翔

李振首佐朱溫其傾唐祚契丹撒剌阿撥叛兄棄母負恩背國

撒剌

前據奔梁見二百七十卷貞明四年宜與嚴等竝族誅於市自餘文武將吏一初不

問又詔追廢朱溫朱友貞爲庶人毀其宗廟神主初唐武帝臨薨

以三矢付唐主曰一矢討劉仁恭汝不先下幽州河南未可圖也

一矢擊契丹曰阿保機與吾把臂而盟結爲兄弟誓復唐社稷

今背約附梁汝必伐之一矢滅朱溫汝能成我志死無恨矣唐主

藏三矢於太廟及討劉仁恭命募吏以少牢告廟請一矢盛以錦

囊使親將負之以爲前驅凱旋之日隨俘誠納矢於太廟後伐契

丹及是滅梁皆如之唐主之與梁戰於河上也梁拱宸左廂都指

揮使陸思鐸善射常於筈上自鏤姓名

筈箭

射唐主中馬鞍唐主

拔箭蔽之至是思鐸從眾俱降雷王出箭示之思鐸伏地待罪唐  
主慰而釋之尋授龍武右廂都指揮使以豆盧革尚在魏命樞密  
使郭崇韜權行中書事梁諸藩鎮稍稍入朝或上表待罪唐主皆  
慰釋之宋州節度使袁象先首來入朝陝州雷後霜彥威次之象  
先輦珍貨數十萬徧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宦宦者旬日中外爭譽  
之恩寵隆異己丑唐主詔偽庭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及諸  
將校並不議改更將校官吏先奔偽庭者一切不問庚寅豆盧革  
至自魏甲午加崇韜守符中領成德節度使崇韜權兼內外謀猷  
規益竭忠無隱頗亦薦引人物豆盧革受成而已無所裁正 丙  
申唐主存勳賜滑州雷後段凝姓名曰李紹欽耀州刺史杜晏球  
曰李紹虔 乙酉梁西都雷守河南尹張宗奭入朝于唐復名全

梁改張全義名見二百六十六卷開平元年

獻幣馬千計唐主存勳命其子繼岌弟

存紀等兄事之唐主欲發梁太祖墓斲棺焚其尸全義上言朱溫

雖國之深讎然其人已死刑無可加屠滅其家足以爲報乞免焚

斲以存聖恩唐主從之但鑿其闕室削封樹而已戊戌加天平節

度使李嗣源兼中書令以北邕畱守繼岌爲東京畱守同平章事

時以鎮州爲北都魏州爲東京

唐主存勳遣使宣諭諸道梁所除節度使五十

餘人皆上表入貢楚王馬殷遣其子牙內馬步都指揮使希範入

見納洪鄂行營都統印

梁命殷爲洪鄂行營都統

上本道將吏籍唐主見希範

問洞庭廣狹希範對曰車駕南巡纜堪飲馬爾唐主大悅荆南節

度使高季昌聞唐主滅梁避唐廟諱更名季興

以繼祖諱

欲自入

朝梁震曰唐有在天下之志嚴兵守險備恐不自保況數千里入

朝乎且公朱氏舊將

高季昌爲梁將事始見二百六十三卷唐昭宗天復二年

安知彼不以仇

敵相遇乎季興不從

唐主存勗遣使以滅梁告吳蜀二國皆懼

徐溫尤嚴可求曰公前沮吾計

謂自鄆州遣使會兵徐溫欲以今月師浮海北進時也事見五月

將奈何可求笑曰聞唐主始得中原志氣驕滿御下無法不出數

年將有內變吾但寬卑辭厚禮保境安民以待之耳唐使稱詔吳

人不受唐主易其書用敵國之禮曰大唐皇帝致書於吳國主吳

人復書稱大吳國主上大唐皇帝辭禮如牋表

吳人有告壽州

團練使鍾泰章侵市馬官者徐知誥以吳王靈之命遣滁州刺史

王稔巡霍邱因代爲壽州團練使

霍邱吳之潁邑徐知誥命王稔以進遠爲名因代泰章

以

泰章爲饒州刺史徐溫召至金陵使陳彥謙詰之者三皆不對或

問泰章何以不自辨泰章曰吾在揚州十萬軍中號稱壯士壽州

去淮數里步騎不下五千苟有它志豈王稔單騎能代之乎我義

不負國雖黜爲縣令亦行況刺史乎何爲自辨以彰朝廷之失徐

知誥欲以法繩諸將請收秦章治罪徐溫曰吾非秦章已死於張

顛之手事見二百六十六卷梁開平二年今日富貴安可負之命知誥爲子景通

娶其女以解之 彗星見與鬼長丈除與鬼五星秦雍州分蜀司天監言國

有大災蜀主王衍詔於玉局化設道場玉局化在成都彭乘記曰後漢永壽元年李老君與

張道陵至此有玉局玉牀自地而出老君昇坐爲道陵號南北斗

總既去而坐隱庵中因成洞大故以玉局名之道經以二十四化

上應二十四氣玉局其一右補闕張雲上疏以爲百姓怨氣上徹

於天故彗星見此乃亡國之徵非祈禳可弭蜀主怒流雲黎州卒

於道 臣郭崇韜上言河南節度使刺史上表者但稱姓名未除

新官恐負憂疑十一月唐主存勗始降制以新官命之滑州爾後

李紹欽囚伶人景進納貨於宮掖除秦甯節度使唐主幼善音律故伶人多有寵常侍左右唐主或時自傅粉墨與優人共戲於庭以悅對夫人優名謂之李天下或爲諸優扑扶攔搭會不知怪一

日登場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優人敬新磨遽前批其頰唐主失

色羣優亦駭愕新磨徐曰理天下者只有一人尙誰呼邪唐主悅

厚賜之唐主嘗畋于中牟踐民稼九域志中牟縣在大梁西七十里中牟令富馬

前諫曰陛下爲民父母柰何毀其所食使轉死溝壑乎唐主怒叱

去將殺之敬新磨追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爲縣令獨不知吾天子

好獵耶柰何縱民耕種以供賦稅何不飢汝縣民空此地以備吾

天子之馳騁乎汝罪當死因請行刑唐主笑而釋之新磨嘗奏事

殿中殿中多惡犬新磨出一犬起逐之新磨倚柱而呼曰陛下毋

縱兒女囓人唐主家世夷狄夷狄世人諱狗故新磨以此譏之唐主大怒彎弓注矢將射之新磨急呼曰陛下無殺臣臣與陛下爲一體殺之不祥唐主大驚問其故對曰陛下開國改元同光天下皆謂陛下同光帝且同銅也若殺故新磨則銅無光矣唐主大笑而釋之諸伶出入宮掖侮弄縉紳羣臣憤嫉莫敢出氣亦反有相附託以希恩澤者四方藩鎮爭以貨賂結之其憲政害人者景進更彥瓊郭門高三人爲最而進尤用事進好采閭鄙細事聞於唐主唐主亦欲知外間事遂委進以耳目進每奏事常屏左右問之由是進得施其讒慝干預政事自將相大臣皆憚之孔謙常以兄事之敬新磨雖以誠諧得幸不聞其有他過惡也 壬寅岐王李茂貞遣使致書賀唐主滅梁以季父自居辭禮甚倨

岐王李茂貞自以與

晉王克用在唐並列藩鎮又各以有功賜姓  
附唐屬籍義猶兄弟故於帝以季父自居

癸卯唐河中節度

使朱友謙入朝唐主存勳與之宴寵錫無算

唐張全義請唐主

遷都洛陽從之

考與曰貞錄甲辰讓修洛陽太廟按梁以汴州爲東京定爲北都及破梁廢東京爲汴州以永平軍爲西京而西

云以洛陽爲何京若以爲東京則與魏州無以異諸書但謂之洛京亦未嘗自謂收梁西京爲洛京至開元三年始詔依舊以洛京爲東都或者以永平爲西京時即改梁西京爲洛京而史脫其文也今無可實正故但謂之洛陽

乙巳唐賜朱友謙姓名曰李繼麟命繼岌兄事

之 唐以康延孝爲鄭州防禦使賜姓名曰李紹琛 唐廢北都

復爲成德軍以太原爲北都

是年四月於鎮州建北都

唐賜宣武節度使

象先姓名曰李紹安匡國節度使溫韜入朝賜姓名曰李紹沖紹

沖多齎金帛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宦旬日復遣遺鎮郭崇韜曰國

家爲唐雪恥溫韜發唐山陵殆徧

事見二百六十七卷宋開元二年

其罪與朱溫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十二

後唐同光元年

後列國紀七 三



相埒耳何得復居方鎮天下義士其謂我何唐主曰人汴之初已赦其罪竟遣之 戊申唐中書奏以國用未充請置留三省寺監

官餘竝停俟見任者滿二十五月以次代之其西班上將軍以下

合樞密院準此

胡會之序武官班於西故曰西班

從之人頗咨怨

初梁均王將

祀南郊於洛陽闕楊劉陷而止

事見二百七十

其儀物具在張全

義請唐主存勳亟幸洛陽謁廟畢

唐東京亦有太廟故張全義請上修闕

卽祀南郊

從之 丙辰唐復以梁東京開封府爲宣武軍仍名汴州詔更求

州宣武軍爲歸德軍謂李紹安曰歸德之名爲卿設也遣還鎮尋

卒 唐主存勳詔文武官先詣洛陽 唐議者以郭崇韜勳臣爲

宰相不能知朝廷典故當用前朝名臣以佐之或薦禮部尙書樛

廷珪太子少保李琪嘗爲太祖冊禮使皆嘗宿有文宣爲相崇韜

奏廷珪浮華無相業琪傾險無士風尙書左丞趙光允廉潔方正

自梁末亡北人皆稱其有宰相器

三人者皆仕梁廷珪琪爲太叔

晉王

者也豆盧革薦禮部侍郎韋說諳練朝章丁巳唐主存勳以光允

爲中書侍郎與說並同平章事光允光逢之弟

趙光逢見二百六十六卷梁開平元

年說岫之子廷珪逢之子也

薛逢唐書曰

光允性輕率喜自矜說

謹重守常而已趙光逢自梁朝罷相

梁貞明元年

杜門不交賓客

光允時往見之語及政事它日光逢署其戶曰請不言中書事

盧租庸副使孔謙畏張憲公正欲專使務

言欲專租庸使一司事務也

言於郭

崇韜曰東京重地須大臣鎮之非張公不可崇韜卽奏以憲爲東

京副留守知留守事

出張憲守杭州

戊午以豆盧革判租庸兼諸道鹽鐵

轉運使謙彌失望

己未盧

張全義守尙書令高季興守中書

令時季興入朝唐主存勳待之甚厚從容問曰朕欲用兵於吳蜀

二國何先季興以蜀道險難取乃對曰吳地薄民貧克之無益不

如先伐蜀蜀土富饒又主荒民怨伐之必克克蜀之後順流而下

取吳如反掌耳唐主曰善 辛酉虜復以永平軍大安府爲西京

京兆府梁改長安爲永平軍見二百六十七卷開平二年甲子

唐主存勳發大梁十二月庚午至洛陽 吳越王錢鏐以行軍司

馬杜建徽爲左丞相 壬申唐以汴州宮苑爲行宮 廬以耀州

爲順義軍延州爲彰武軍鄧州爲威勝軍晉州爲建雄軍安州爲

安遠軍帝既欲染特改梁所置軍名耳諸藩帥未之易也梁改

耀州曰崇州改義勝軍爲靜勝軍乃岐所置延州唐初置

軍岐爲忠義軍鄧州梁爲宣化軍晉州梁始自餘藩鎮皆復唐舊

名 庚辰唐御史臺公朱溫暴逆刪改本朝律令格式梁改定律

令格式事

見二百六十七卷開平四年本朝謂前唐也 悉收舊本焚之今察司及刑部大理寺所

用皆偽庭之法聞定州敕庫所藏本朝律令格式具在乞下木道

錄進從之 李繼韜聞唐主存勛滅梁憂懼不知所爲欲北走契

丹會有詔徵詣闕繼韜將行其弟繼遠曰兄以反爲名何地自容

往與不往等耳不若深溝高壘坐食積粟猶可延歲月入朝立死

矣或謂繼韜曰先令公有大功於國先令公謂繼韜父嗣昭主上於公季父

也往必無虞繼韜母楊氏善蓄財家貲百萬乃與楊氏偕行齋銀

四十萬兩它貨稱是大布賂遣伶人宦官爭爲之言曰繼韜初無

邪謀爲奸人所惑耳嗣昭親賢不可無後楊氏復入宮見唐主泣

請其死以其先人爲言又求哀於劉夫人劉夫人亦爲之言及繼

韜入見待罪唐主釋之畱月餘屢從遊畋寵待如故唐主弟義成

節度使同平章事存渥深詆訶之

繼韜兄弟欲殺存渥事見上卷梁龍德二年梁改滑州義成軍

爲宣義軍

帝復唐舊繼韜心不自安復賂左右求還鎮唐主不許繼韜潛遣

人遺繼遠書教軍士縱火翼天子復遣已撫安之事泄辛巳貶登

州長史尋斬於天津橋南并其二子遣使斬李繼遠於上黨以李

繼遠充軍城巡檢召權知軍州事李繼儔詣闕繼儔據有繼韜之

室料簡妓妾搜校貨財不時卽路繼遠怒曰吾家兄弟父子同時

誅死者四人

繼韜及其二子并繼遠爲四人

大兄曾無骨肉之情貪淫如此吾誠

羞之無面視人生不如死甲申繼遠裝服帥麾下百騎坐戟門呼

曰誰與吾反者因攻牙宅

牙宅卽使宅也

斬繼儔節度副使李繼珂聞亂

募市人得千餘攻子城繼遠知事不濟開東門歸私第

東門歸州牙城東門

也

盡殺其妻子將奔契丹出城數里從騎皆散乃自到

甲申吳

復遣司農卿洛陽盧蘋奉使於虜嚴可求預料唐主所問教蘋應對既至皆如可求所料蘋還言唐主荒於遊畋畷財拒諫內外皆怨高季興在洛陽唐主左右伶宦求貨無厭季興忿之唐主欲

兩季興郭崇韜諫曰陛下新得天下諸侯不過遣子弟將佐入貢

惟高季興身自入朝當褒賞以勸來者乃羈留不遣棄信虧義沮

四海之心非計也乃厚禮而遣之季興倍道而去至許州九域志洛陽東

至許州三百一十里謂左右曰此行有二失來朝一失縱我去一失過襄州

節度使孔勣留宴中夜斬關而去考異曰五代史補季興行已夾旬赴宗且悔遂以急詔命襄州

節度使劉訓伺便關之無何季興至襄州就館而心動謂刺史曰梁先輩之言中矣與其往而生不若去而死遂棄輜重與部曲數百人南走至以林關已昏盡于是斬關而出是夜三更向之急詔

果至劉訓度其去處不可及而止王舉天下大定錄亦云莊宗遣使追之不及季興自疑故斬關夜

遁耳未必莊宗追之也今從群史丁酉至江陵握梁震手曰不

後唐同光元年

用君言幾不免虎口又謂將佐曰新朝百戰方得河南

以莊宗新得天下故

日新

乃對功臣誇手抄春秋又舉手云吾於十指上得天下矜伐

如此則他人皆無功矣其誰不解體又荒于禽色何能久長吾無憂矣乃繕城積粟招納梁舊兵爲戢守之備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七十三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列國紀入〕

〔平〕唐同光二年是歲岐  
而降唐凡四國四領

春正月甲辰虢州奏契丹入寇至瓦橋

李存審  
奏也

以天平軍節度使李嗣源爲北面行營都招討使陝州留

後霍彥威副之宣徽使李紹宏爲監軍將兵救幽州 憲孔謙復

言於郭崇韜曰首座相公萬機事繁居第且遠

〔豆〕臨革時爲首相  
故稱之爲首座

公 租庸簿書多留滯宜更圖之

請改用人爲田  
孔謙意欲自得之也

豆臨革嘗以

手書假省庫錢數十萬

〔改〕正手書假省庫錢通鑑作手書假省庫  
錢胡身之註曰借錢爲便錢言借貸以便



用也今按五代史本是假字故從而改之使人易曉而又存銀錢解以廣人間見

謙以手書示崇韜崇韜微以諷革革懼奏請崇韜專判租庸崇韜固辭唐主存勳曰然則

誰可者崇韜曰孔謙雖久典金穀自帝得魏博孔謙即爲支度務使若遽委大任

恐不叶物望請復用張憲唐主卽命召之謙益憤憤岐王季茂

真聞唐主存勳入洛內不自安聞帝自大梁入洛遣移兵西伐也遣其子行軍司

馬彰義節度使兼侍中繼臆入貢李繼臆以母朝行軍司馬節涇州節始上表稱臣

唐主以其前朝耆舊與太祖比肩前朝謂唐僖宗之朝帝卽位晉王克用廟號太祖特加

優禮每賜詔但稱岐王而不名庚戌加繼臆中書令遣還唐主

存勳敕內官不應居外應前朝內官及諸道監軍并私家先所畜

者不以貴賤竝遣詣闕唐末誅宦官其有逃遁者散投外鎮及爲私家所養時在上左右者

已五百人至是殆及千人皆給贍優厚委之事任以爲腹心內諸

司使自天祐以來以士人代之

唐昭宗天復三年誅宦官以十人爲內諸司使時所存者九使而已

至梁有客省使改小馬坊使爲天驥使飛龍使靴宅使儀鸞使文思使五坊使如京使尚食使改御食使爲司膳使洛苑使教坊使東上閤門使西上閤門使內園栽接使弓箭庫使大內皇輪使武備庫使引進使左藏庫使開慶使宮苑使翰林使大和庫使豐德庫使乾文院使後唐雖不用梁制而復唐之舊內諸司使其官亦多

至是復用宦者浸干政事旣而

復置諸道監軍節度使出征或留闕下軍府之政皆監軍決之陵

忽主帥怙勢爭權由是藩鎮皆憤怒

爲後諸藩鎮乘變殺監軍張本

契丹出塞

唐召李嗣源旋師命秦甯節度使李紹欽澤州刺史董璋戍瓦橋

李繼職見唐甲兵之盛歸語岐王季茂貞茂貞益懼癸丑表請

正藩臣之禮唐主存勳優詔不許

唐孔謙惡張憲之來言於豆

盧革曰錢穀細事一健吏可辦耳魏都根本之地願不重乎與唐

尹王正言操守有餘智力不足必不得已使之居朝廷眾人輔之

猶愈於專委方面也革爲之言於崇韜崇韜乃奏爾張憲於東京甲寅以正言爲相庸使正言昏懦謙利其易制故也 唐李存審

奏契丹去復得新州

新州陷見二百六十九卷梁貞明三年

戊午唐敕鹽鐵度支

戶部三司竝隸租庸使

唐主存勗遣弟存渥子繼岌迎太后太

妃於晉陽太妃曰陵廟在此若相與俱行歲時何人奉祀遂爾不來太后至庚申唐主出迎於河陽辛酉從太后入洛陽 二月己

巳朔唐主存勗祀南郊大赦孔謙欲聚斂以求媚凡赦文所觸者謙復徵之自是每有詔令人皆不信百姓愁怨郭崇韜初至汴洛頗受藩鎮饋遺所親或諫之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藉外財但以僞梁之季賄賂成風今河南藩鎮皆梁之舊臣主上之仇讎也若拒其意能無懼乎吾特爲國家藏之私室耳及將祀南

郊崇韜首獻勞軍錢十萬緡先是宦官勸唐主分天下財賦爲內

外府州縣上供者入外府充經費方鎮貢獻者入內府充宴遊及

給賜左右於是外府常虛竭無餘而內府山積及有司辦郊祀乏

勞軍錢崇韜言於唐主曰臣已傾家所有以助大禮願陛下亦出

內府之財以助有司唐主默然久之曰吾晉陽自有儲積可令租

庸輦取以相助於是取李繼韜私第金帛數十萬以益之

李繼韜父繼昭

從晉王克用起於晉陽故私第在此繼昭以反誅其家貴沒官軍士皆不滿望始怨恨有離心矣

爲後諸軍離無張本唐河中節度使李繼麟請權安邑解縣鹽每季輸省

課每三月一輸鹽課於省也己卯以繼麟充制置兩池榷鹽使 辛巳唐進岐

王季茂貞爵爲秦王 考異曰茂貞改封秦王辭史無的確年月貞

貞同光元年十一月王寅已稱秦王茂貞遣使賀收復自後皆稱秦王至二年辛巳制秦王季茂貞可封秦王王豈有秦王封秦王之理必是至是時始自岐王封秦王也 仍

不名不拜 唐郭崇韜知李紹宏怏怏乃置內甸使掌甸三司財

賦以紹宏爲之冀弭其意而紹宏終不悅

李紹宏恨崇韜見上卷三年

徒使州

縣增移報之煩

按詳史云同光元年十一月以李紹宏兼內甸凡天下錢穀簿書悉委裁遣自是州縣供帳煩費議

者非之與此有歲月之差

崇韜位兼將相復領節旄以天下爲己任權侔人主

旦夕車馬填門性剛急遇事輒發變倖僥求多所推抑宦官疾之

朝夕短之於唐主存勛崇韜扼腕欲制之不能豆盧革輩說嘗問

之曰汾陽王本太原人徙華陰公世家鴈門豈其枝派邪崇韜因

曰遭亂亡失譜牒嘗聞先人言上距汾陽四世耳革曰然則固從

祖也崇韜由是以膏粱自處多甄別流品引拔浮華鄙棄勳舊有

求官者崇韜曰深知公功能然門地寒素不敢相用恐爲名流所

嗤由是變倖疾之於內勳舊怨之於外崇韜屢請以樞密使讓李

紹宏唐主不許又請分樞密院事歸內諸司以輕其權而宦官諂之不已崇韜鬱鬱不得志與所親謀赴本鎮以避之其人曰不可蛟龍失水螻蟻足以制之卒奪權位已隆而下多怨疾一失其勢

能自安乎先是唐主欲以劉夫人爲皇后而有正妃韓夫人在太

后素惡劉夫人

按歐史劉氏爲袁粲豐所得內之太后宮教以吹笙歌舞莊宗悅之太后以賜莊宗然而惡之者以其所出微

而妒悍也

崇韜亦屢諫唐主以是不果於是所親說崇韜曰公若

請立劉夫人爲皇后上必喜又多興利事以便民然後乞身而退

天子以公有大功而無過必不聽公去是外有避權之名而內有

中宮之助又爲天下所悅雖有譏聞其可動乎崇韜從之與宰相

帥百官共奏劉夫人宜正位中宮癸未立魏國夫人劉氏爲皇后

魏崇韜以是求自全乃所以自敗也爲殺崇韜張本

皇后生於寒微既貴專務蓄財其在魏

州薪蘇果茹皆販鬻之

採木爲薪採草爲蘇果茹也茹菜也

及爲后四方貢獻皆分

爲二一上天子一上中宮以是寶貨山積惟用寫佛經施僧尼而

已是時皇太后誥皇后教與制敕交行於藩鎮奉之如一 憲詔

蔡州刺史朱勅浚索水通漕運

水經注車關水出於嵩嶺之山發於脣阜之上二源兩枝分流舊注

世謂之石泉水東流爲索水西注爲車關水索水在成泉北

三月己亥朔蜀主王衍宴近臣

於怡神亭酒酣君臣及宮人皆脫冠露髻喧譁自恣知制誥京兆

李繼禎諫曰君臣沈湎不憂國政臣恐啟北敵之謀

北敵謂唐不聽

乙巳唐鎮州言契丹將犯塞

此據謀報而上言也

遣橫海節度使李紹斌北

京左廂馬軍指揮使李從珂帥騎兵分道備之天平節度使李嗣

源屯邢州 丙午唐加高季興兼尚書令進封南平王 盧李存

審自以身爲諸將之首

李存審時爲蕃漢馬步軍都總管

不得預克汴之功風憤

疾益甚

李存審自前從  
幽時已廢疾

屢表求入覲時郭崇韜權位已重而名望

素出存審下恐其來而壓己乃抑而不許存審妻郭氏泣訴於崇

韜曰吾夫於國有功而與公有鄉里之舊柰何忍命死棄窮野乎

崇韜愈怒存審聞之伏枕歎曰老夫事二主四十年今日天下一

家四夷遠俗至於亡國之將射鉤斬祛之人皆得親見天子奉觴

上壽而獨子棄死於此豈非命哉乃又上表乞生覲龍顏崇韜度

其病已亟乃請徙存審爲宣武節度使許其來朝而存審實不能

行矣初唐主存勳嘗與右武衛上將軍李存賢手搏存賢不盡其

技存賢本許州王賢少爲軍卒善角抵  
晉王克用得之賜以姓名娶爲子

唐主曰汝能勝我當授藩

鎮存賢乃奉詔僅仆唐主而止及許存審入覲唐主以存賢爲盧

龍行軍司馬旬日除節度使曰手搏之約吾不食言矣 庚戌唐



幽州奏契丹寇新城新城縣屬涿州唐太和六年以故督亢地

賈句奴須知新城縣北至涿州六十里

唐之勳臣畏伶官之讒皆不自安藉漢內外馬步副總管李嗣源  
求解兵柄唐主存勳不許 自唐末喪亂搢紳之家或以告救黨  
於族姻遂亂昭穆至有舅叔拜甥姪者選人僞濫者眾郭崇韜欲  
革其弊請令銓司精加考覈議者以爲宜革以漸而崇韜嫉惡太  
甚果於必行由是選人往往以僞濫駁放時南郊行事官千二百  
人凡郊祀預執事者皆謂之行事官 注官者纒數十人塗毀告身者十之九選人  
或號哭道路或餓死逆旅 唐室諸陵先爲溫韜所發庚申唐以  
工部郎中李途爲長安按視諸陵使 唐以子繼岌代張全義判  
六軍諸衛事 夏四月己巳朔唐羣臣上尊號曰昭文睿武至德  
光孝皇帝 遣遣客省使李嚴使於蜀嚴盛稱唐主威德有混一

天下之志且言朱氏篡竊諸侯曾無勤王之舉王宗儻以其語侵蜀請斬之蜀主王衍不從宣徽北院使宋光祿上言晉王有憑陵我國家之志宜選將練兵屯戍邊鄙積糗糧治戰艦以待之

若戰艦欲

以防以蜀主乃以光祿爲梓州觀察使充武德節度副使

蜀置武德軍於梓州

乙亥唐加楚王馬殷兼尚書令 庚辰唐賜前保義留後霍彥

威姓名李紹真

唐既滅梁改陝州鎮國軍爲保義軍

唐秦忠敬王李茂貞卒遺奏

以其子繼曠權知鳳翔軍府事 初唐安義牙將楊立有寵於李

繼翰

李繼翰之求世襲也

繼翰誅見上卷

常邑邑思亂會發安義

兵三千戍涿州立謂其眾曰前此潞兵未嘗戍邊

晉與梁兵爭潞兵未嘗北戍蓋

以備 今朝廷驅我輩投之絕塞豈不欲置之潞州耳與其暴骨沙

場不若據城自守事成富貴不成爲羣盜耳因聚謀攻子城東門

焚掠市肆節度副使李繼珂監軍張宏祚棄城走立自稱閔後遣

將士表求旌節詔以天平節度使李嗣源爲招討使武甯節度使

李紹榮爲部署

部署之官始見於通鑑本在招討使之下其後有都部署遂爲專任主帥之任

帳前都指

揮使張延蘊爲馬步都指揮使以討之

盧孔謙貸民錢使以賤

估償絲

估價也以錢貸民而以賤價徵絲償所貸錢

廬州縣督之翰林學士承旨權

知汴州盧質上言梁趙巖爲租庸使舉貸誅斂結怨於人陛下革

故鼎新爲人除害

易雜卦曰革去故也鼎取新也

而有司未改其所爲是趙巖復

生也今春霜害麥爾絲甚薄但輸正稅猶懼流移況益以稱貸人

何以堪臣惟事天子不事租庸敕旨未頒省牒頻下

省牒謂租庸使所下文書

願早降明命不報

漢主劉巖引兵侵閩屯於汀漳境上

閩之汀漳二州

皆與漢之

潮州接壤閩人擊之漢主敗走

初胡柳之役

見二百七十卷

盧

伶人周匝爲梁所得唐主存勳每思之入沐之日匝謁見於馬前

唐主甚喜匝涕泣言曰臣之所以得生全者皆梁教坊使陳俊內

園裁接使儲德源之力也

梁內園裁接使梁唐之內園使也宋白曰裁接使貞元中已有之職官分紀五

代有內園裁接使

願就陛下乞二州以報之唐主許之郭崇韜諫曰陛下

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一人

而先以伶人爲刺史恐失天下心以是不行踰年伶人屢以爲言

唐主謂崇韜曰吾已許周匝矣使吾慙見此三人公言雖正當爲

我屈意行之五月壬寅以後爲景州刺史德源爲憲州刺史

憲州本樓

頌監牧唐昭宗龍紀元年晉王克用表置憲州

時親軍有從唐主百戰未得刺史者莫不

憤歎乙巳唐右諫議大夫薛昭文上疏以爲諸道僭竊者尙多

征伐之謀未可遽息又士卒久從征伐賞給未豐貧乏者多宜以

四方貢獻及南郊羨餘更加頒賚又河南諸軍皆梁之精銳恐僭竊之國以厚利誘之宜加收撫又戶口流亡者宜寬徭薄賦以安集之又土木不急之役宜加裁省又請擇隙地牧馬勿使踐京畿

民田皆不從

戊申蜀主王衍遣李嚴還唐

考異曰實錄七月戊午蜀遣嚴陽彬朝貢

十月癸巳遣客省使李嚴充蜀川回信使八月戊辰嚴自西川回蜀書四月己巳朔唐使李嚴來聘五月戊申遣嚴歸本國十一月己未勅遣彬爲唐國通好使按錦里舊傳是歲遣嚴陽彬通聘洛京唐宗遣李嚴來修好笏記云豈謂大蜀皇帝特遣嚴張之士來追唐蜀之歡吾皇迴感必蜀皇復禮遺酬於厚禮然則張爲回信使也或者疑陽彬之前蜀已有入洛之使乎若如實錄年月則李嚴以二年十月奉使至三年八月方歸留之久而十國紀年蜀史又云九月己亥唐帝遣李彥稠來使十一月辛丑遣彥稠東還又八月以後遣王宗鐸等戍利州以備東歸似用宋光祿之言十一月以後唐國通好召諸軍還似因彥稠來而罷之今竝從蜀書

蜀書

初唐主存勳因嚴入蜀令以馬市宮中珍玩而蜀法禁錦綺

珍奇不得入中國其粗惡者乃聽入中國謂之入草物

自盛唐以來蜀貢賦

歲至京師此法乃王衍之法也嚴遵以聞唐主怒曰物入中國謂之入草物王衍

甯免爲入草人乎蜀人富而喜遊嚴之入蜀也蜀主與之同遊都

市時士庶簾帷珠翠夾道不絕嚴見其人物富盛心竊斃之又見

唐主之怒因言於唐主曰衍童騃荒縱不親政務斥遠故老昵比

小人其用事之臣王宗弼宋光嗣等諂專恣黷貨無厭賢愚易

位刑賞紊亂君臣上下專以奢淫相尙以臣觀之大兵一臨瓦解

土崩可翹足而待也唐主深以爲然爲伐蜀張本唐主存勳以潞州

叛故庚戌詔天下州鎮無得修城濬隍悉毀防城之具壬子唐

宣武節度使兼中書令蕃漢馬步總管李存審卒於幽州李存審受宣武

之命而未臨終戒諸子曰爾父少提一劍去鄉里存審陳州宛邱人四十

年間位極將相其閒出萬死獲一生者非一破骨出鐵者凡百餘

因授以所出遊命藏之曰爾曹生於膏粱當知爾父起家如此也  
存審少微賤善歌嘗犯法當死臨刑指路旁壞垣顧主者曰願就  
死於彼冀得垣土覆尸主者哀而許之爲徙垣下而主將方飲酒  
顧其愛妓思得善歌者佐酒妓言有符存嘗爲妾歌甚善主將馳  
騎召存而存以徙垣下故未加刑因往就召使歌而悅之因得不  
死其爲將有機略大小百餘戰未嘗敗衄與周德威齊名 唐幽  
州言契丹將入寇甲寅以橫海節度使李紹斌充東北面行營招  
討使將大軍度河而北契丹屯幽州東南城門之外虜騎充斥饋  
運多爲所掠 壬戌唐以李繼徽爲鳳翔節度使 副李茂貞帥岐 乙丑  
唐以權知歸義留後曹義金爲節度使時瓜沙與吐蕃雜居義金  
遣使開道入貢故命之

唐懿宗咸通八年張義潮入朝以故子惟深守歸義十三年惟深卒以義金權知留

後自咸通十三年至是五十四年悉曹義金亦已老矣

唐李嗣源大軍前鋒至潞州日已

曠泊軍方定張廷蘊帥麾下壯士百餘輩踰塹坎城而上守者不

能禦卽斬關延諸軍入比明嗣源及李紹榮至城已下矣嗣源等

不悅

以張廷蘊不待其至而先取城也

丙寅嗣源奏潞州平六月丙子礮楊立及

其黨於鎮國橋潞州城池高深唐主命夷之 丙戌唐以武甯節

度使李紹榮爲歸德節度使同平章事

梁都汴移宜武軍於宋州唐滅梁復以汴州爲宜武

軍以宋州爲歸德軍

留宿衛寵遇甚厚唐主存勛或時與太后皇后同至其

家唐主有幸姬色美嘗生子矣勛后妬之會紹榮喪妻一日侍禁

中唐主問紹榮汝復娶乎爲汝求昏后因指幸姬曰大家憐紹榮

何不以此賜之唐主難言不可徵許之后趣紹榮拜謝比起願幸

姬已肩輿出官矣唐主爲之託疾不食者累日 壬辰唐以天平



節度使李嗣源爲宣武節度使代李存審爲蕃漢內外馬步總管

自副總管  
陞都總管

秋七月壬寅蜀以禮部尙書許寂爲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

寇孔謙復短王正言於郭崇韜又厚賂伶官求租庸使終

不獲意怏怏癸卯表求解職唐主存勳怒以爲避事將寘於瀕景

進救之得免

梁所決河連年爲曹濮患

梁決河見二百七  
十卷貞明四年

甲辰

唐遣右監門上將軍婁繼英督汴滑兵塞之未幾復壞 庚申唐

遣威塞軍於新州

契丹恃其強盛遣使就唐求幽州以處盧文

進時東北諸夷皆役屬契丹惟渤海未服契丹謀入寇恐渤海掎

其後

渤海時爲海東盛國道五京十五  
府六十二州縣有高麗前嶺之地

乃先舉兵擊渤海之遼東

遣其將禿飯及盧文進據營平等州以擾燕地 八月戊辰蜀主

元衍以右定遠軍使王宗鈔爲招討馬步使帥二十一軍屯洋州

乙亥以長直馬軍使林思錫爲昭武節度使戍利州以備唐

租庸使王正言病風恍惚不能治事景進屢以爲言癸酉以副使

衛尉卿孔謙爲租庸使右威衛大將軍孔循爲副使循卽趙殷衡

也梁亡復其姓名

歐史曰孔循不知其家世何人也少孤流落於汴州富人李謙剛得之養以爲子梁太祖以李

謙爲養子循乃言姓朱氏給事太祖帳中太祖諸兒乳母有愛之者養循爲子乳母之夫姓趙又言姓趙名殷衡梁亡事唐始收孔

名循按唐天祐二年趙殷衡已權

謙自是得行其志重斂急徵以

充唐主之欲民不聊生癸未賜謙號豐財贈國功臣

爲明宗誅謙張本

唐復遣使者李彥稠入蜀九月己亥至成都 癸卯唐主存勳獵

於近郊時唐主屢出遊獵從騎傷民禾稼洛陽令何澤伏於葭薄

卓累生曰葭草木交錯曰葭

俟軍駕至遮馬諫曰陛下賦斂旣急今稼穡將成

復蹂踐之使吏何以爲理民何以爲生臣願先賜死唐主慰而遣

之澤廣州人也

薛史何澤廣州人梁貞明中清海節度使劉陟薦其才以進士擢第

契丹攻渤海

無功而還

蜀前山南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宗儔以蜀主王衍失

德與王宗弼謀廢立宗弼猶豫未決庚戌宗儔憂憤而卒宗弼謂

樞密使宋光嗣景潤澄等曰宗儔教我殺爾曹今日無忠矣光嗣

輩俯伏泣謝宗弼子承班聞之謂人曰吾家難乎免矣 乙卯蜀

以前鎮江軍節度使張武爲峽路應援招討使

蜀置鎮江軍於夔州

丁巳

虜幽州言契丹入寇

唐故事觀察使所治屬州事不得專達朝

廷朝廷如有賦調必下觀察使行之而租庸使孔謙直以租庸帖

調發諸州不關觀察使冬十月辛未天平節度使李存勗平盧節

度使符習言屬州多稱直率租庸使帖指揮公事使司殊不知有

素規程

使向謂節度使使司也

謙亦奏云近例皆直下唐主存勗乃敕朝廷故

事制敕不下支郡

節鎮爲會府巡屬諸州爲支郡

牧守不專奏陳今兩道所奏乃

本朝舊規租庸所陳是僞鑿近事自今支郡自非進奏皆須本道

騰奏租庸徵催亦須牒覲察使

唐制節度使掌兵事覲察使掌民事故較租庸徵催止牒覲察使司

雖有此敷讞不奉詔空行置帖又請減百官俵錢省罷節度覲察

判官推官等員數以至障塞天下山谷徑路禁止行人以收商旅

征算濫大程官放豬羊柴炭以取其利又制括田竿尺盡率州使

公廩錢又唐主初卽位推恩天下除百姓田租之積逋及諸揚務

課利欠負者謙悉違詔督理由是天下皆怨苦之 曷易定言契

丹入寇 蜀宣徽北院使王承休請擇諸軍驍勇者萬二千人置

駕下左右龍武步騎四十軍兵械給賜皆優異於他軍以承休爲

龍武軍馬步都指揮使以裨將安重霸副之舊將無不憤恥重霸

雲州人以狡佞賄賂事承休故承休悅之

爲安重霸背王承休而降唐張本

吳

越王錢鏐復修本朝職貢

錢鏐本唐臣唐亡事梁梁亡復事唐故云復修本朝職貢

王午唐主

存勳因梁官爵而命之鏐厚貢獻并賄權要求金印玉冊賜詔不

名稱國王有司言故事惟天子用玉冊王公皆用竹冊

竹冊編竹爲之以右

古意又非四夷無封國王者唐主皆曲從鏐意 吳王彊遵如白沙

觀樓船更命白沙曰迎鑾鎮

路振九國志曰揚州巡白沙太學博士于穀上書請改白沙爲迎鑾其歌

日日月所經星辰盡爲黃道鑾輿所止并邑皆爲并縣

徐溫自金陵來朝

白沙揚子縣地五季之末改揚子爲

永貞縣宋朝乾德二年以揚州永貞縣迎鑾鎮爲建安軍大中祥符六年升爲眞州而永貞縣先是復改爲揚子其地東至揚州六十里南至大江度江而南至金陵亦六十里 先是溫以親吏翟虔爲柵門宮城武備等

使使察王起居虔防制王甚急

使鍾素章殺張徹閉牙城門討至朱璽皆翟虔也故徐溫視任之

是王對溫名兩爲水溫請其故王曰翟虔父名吾諱之熟矣因謂

溫曰公之忠誠我所知也然翟度無禮宮中及宗室所須多不獲  
溫頓首謝罪請斬之王曰斬則太過遠徙可也乃徙撫州 十一

月嶺遣翰林學士衡山歐陽彬聘於唐

考異曰實錄七月戊午蜀主遣戶部侍郎歐陽彬來

使致書用敵國之禮蜀書後主紀十一月乙未命翰林學士兵部侍郎歐陽彬為唐國通好使今從之

又遣李彥稠

東還

癸卯唐主存勳帥親軍獵於伊闕

伊闕縣在洛陽南二百餘里有伊闕山大禹所

鑿也宋劄省伊闕縣為鎮入伊陽縣

命從官拜梁太祖墓涉歷山險連日不止或夜

合圍士卒墜崖谷死及折傷者甚眾丙午還宮 蜀以唐修好罷

咸武城戍召關宏業等二十四軍還成都戊申又罷武定武興招

討劉潛等三十七軍 丁巳唐賜護國節度使李繼麟鐵券以其

子令德令錫皆為節度使諸子勝衣者即拜官寵冠列藩

朱友謙之寵乃

所以速

庚申唐蔚州言契丹入寇

辛酉蜀罷天雄軍招討命

王承審等二十九軍還成都 十二月乙丑朔蜀以右僕射張格

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初格之得罪

事見二百七十卷梁貞明四年

中書吏王魯

柔乘危窘之及再爲相用事杖殺之許寂謂人曰張公才高而識

淺戮一魯柔他人誰敢自係此取禍之端也

蜀罷金州屯戍命

王承勳等七軍還成都 己巳唐遣宣武節度使李嗣源將宿衛

兵三萬七千人赴汴州遂如幽州禦契丹 庚午唐主存勗及皇

后劉氏如張全義第全義大陳貢獻酒酣皇后奏稱妾幼失父母

見老者輒思之請父事全義唐主許之全義惶恐固辭再三冠之

竟受皇后拜復貢獻謝恩明日后命翰林學士趙鳳草書謝全義

鳳密奏自古無天下之母拜人臣爲父者唐主嘉其直然卒行之

自是后與全義日遣使往來問遺不絕

初唐僖昭之世宦官雖

盛未嘗有建節者獨安重勸王承休求秦州節度使承休言於

蜀主王衍曰秦州多美婦人請爲陛下采擇以獻蜀主許之庚午

以承休爲天雄節度使封魯國公以龍武軍爲承休牙兵

是年十月蜀方

蜀龍武軍

乙亥蜀以前武德節度使兼中書令徐延瓊爲京城內外

馬步都指揮使

蜀以成都城爲京城

延瓊以外戚代王宗弼居舊將之右眾

皆不平

壬午唐北都言契丹寇嵐州

同光之初以嵐州爲北都太原爲西京尋廢北都復

爲嵐州以太原爲北京

辛卯蜀改明年元曰咸康 唐盧龍節度使李存

賢卒

是歲蜀徙普王宗仁爲衛王雅王宗輅爲幽王褒王宗紀

爲趙王榮王宗智爲韓王興王宗澤爲宋王彭王宗鼎爲魯王忠

王宗平爲薛王資王宗特爲莒王宗輅宗智宗平皆罷軍役

蜀以諸王

爲軍使見二百七十卷梁貞明四年



乙唐同光三年蜀成康元年漢白龍元年是酉歲凡四兩四鎮國王王審知卒子延翰嗣春正月甲午朔蜀大

赦丙申唐敕有司改葬昭宗及少帝以其禮未溫之竟以用度

不足而止契丹寇唐幽州庚子唐主存勳發洛陽庚戌至興

唐唐進平虜節度使符習治酸棗遙隄以禦決河遠從者遠於平地爲之以

捍初唐李嗣源北征謂去年北禦契丹時也過興唐知東京庫有供御細

鐵牒副留守張憲取五百領憲以軍興不暇奏而給之爰駕幸興

唐憲始上聞唐主存勳怒曰憲不奉詔擅以吾鐵給嗣源何意也

罰憲俸一月令自往軍中取之既而以義武節度使王都將入朝

欲闕行宮闕南爲毬場憲進諫曰前年陛下卽位於此其壇不可

毀同光元年帝築壇於觀殿牙州之前告天卽位請闕毬場於宮西數日未成爰命毀卽

位壇而爲之憲謂郭崇韜曰此壇主上所以禮上帝始受命之地

也若之何毀之崇韜從容言於唐主唐主立命兩虞侯毀之

兩虞侯馬

軍虞侯及步軍虞侯憲私於崇韜曰忘天背本不祥莫大焉

唐河南尹張

全義及諸鎮進暖殿物

二月甲戌以橫海節度使李紹斌爲

盧龍節度使

李紹斌至明宗時復姓趙賜名德鈞

丙子遣李嗣源奏敗契丹於涿

州唐主存勳以契丹爲憂與郭崇韜謀以威名宿將零落殆盡

李紹斌位望素輕欲徙李嗣源鎮眞定爲紹斌聲援崇韜深以爲

便時崇韜領眞定上欲徙崇韜鎮汴州

欲使二人所易節鎮

崇韜辭曰臣內

典樞機外預大政富貴極矣何必更領藩方且羣臣或從陛下歲

久身經百戰所得不過一州臣無汗馬之勞徒以侍從左右時贊

聖謨致位至此常不自安今因委任勳賢使臣得解旄節乃大願

也且汴州關東衝要

汴州在成皋關東南通淮泗北接滑魏衝要之地也

地富人繁臣既不

至治所徒令他人攝職何異空城非所以固國基也唐主曰深知

卿忠蓋然卿爲朕畫策襲取汝陽保固河津旣而自此路直趨大

梁成朕帝業

取汝陽謂取鄆州固河津謂築壘馬家口與取大梁事並見上卷元年

豈百戰之功可

比乎今朕貴爲天子豈可使卿曾無尺寸之地乎崇韜固辭不已

唐主乃許之庚辰徙李嗣源爲成德節度使 漢主劉巖聞唐滅

梁而懼遣宮苑使何詞入貢且覘中國疆弱甲申詞至魏

時帝在魏都

及還言唐主驕淫無政不足畏也漢主大悅自是不復通中國

唐主存勳性剛好勝不欲權在臣下入洛之後信伶官之說頗疏

忌宿將李嗣源家在太原三月丁酉裴衛州刺史李從珂爲北京

內外馬步都指揮使以便其家唐主怒曰嗣源握兵權居大鎮軍

政在吾安得爲其子奏請乃黜從珂爲突騎指揮使帥數百人戍

石門鎮

石門鎮卽唐之橫水關

嗣源憂恐上章申理久之方解辛丑嗣源乞

至東京朝覲不許郭崇韜以嗣源功高位重亦忌之私謂人曰總

管令公非久爲人下者

李嗣源爲中書令蕃漢內外馬步軍都總管故以稱之

皇家子弟皆

不及也勸唐主召之宿衛罷其兵權又密勸除之唐主皆不從

李

嗣源疑懼張本

己酉唐主發興唐自德勝濟河歷楊村戚城觀昔時戰

處指示羣臣以爲樂 唐洛陽宮殿宏邃宦者欲增廣嬪御詐言

宮中夜見鬼物唐主存勳欲使符咒者禳之宦者曰臣昔逮事咸

通乾符天子

咸通唐懿宗年號乾符唐宗年號

當是時六宮貴賤不減萬人今掖

庭太半空虛故鬼物遊之耳唐主乃命宦者王允平伶人景進采

擇民間女子遠至太原幽鎮以充後庭不啻三千人不問所從來

及還自輿唐載以牛車纍纍盈路張憲素諸營婦女亡逸者千餘

人慮扈從諸軍挾匿以行其實皆入宮矣

諸營謂魏州諸營也史言帝之結怨於魏卒者

非一

庚辰唐主至洛陽辛酉詔復以洛陽爲東都興唐府爲鄴都

唐之盛時以洛陽爲東都同光之初以晉陽爲西京魏州爲東京尋以洛陽爲洛都今復唐舊以洛陽爲東都則亦復以長安爲西京矣晉陽之西京先已改爲北都洛陽既復東京之舊又改魏州之東京爲鄴都然相州乃古鄴地魏州治元城非鄴地也鄴設國時爲魏國漢爲鄴郡魏郡治焉漢末曹操爲魏王居鄴前燕慕容暉都鄴置黃鄉縣屬昌樂郡水經注所謂沙邱甍有黃鄉者也隋開皇三年罷昌樂郡黃鄉縣屬魏州遂爲州治所此時與興唐縣並置於鄴下興唐本元城莊宗以魏州爲鄴縣特以漢魏郡治鄴曹操以魏王都鄴而名之耳然相州自隋以來治安陽而鄴爲國縣魏州相州治所皆非古鄴也

夏四月癸亥

朔日有食之

蜀主王衍宴羣臣舉觴不飲容色不悅特進顧在

珣請其故蜀主曰北有後唐南有南詔朕旣不能弔伐彼亦不可

爲臣是以憂耳在珣曰朝廷有十臣在陛下何憂退令太子洗馬

林罕著十在文以進曰與土木於禁中選驍雄於手下爰持斧鉞

出鎮藩籬佈宮殿於遠方奉鸞輿而遠幸爲熒之端爲禍之源有  
王承休在摧挫英雄吹揚佞媚全無才智謬處腹心斷性命於戲  
玩之間戮仇讎於樞機之下有功勞而皆棄非賄賂而不行有朱  
光嗣在受先皇之付屬爲大國之棟梁既不輸忠又不知退恣一  
門之習侈任數力之驕矜徒爲貪饕之人實非社稷之器有王宗  
弼在謬陟煙霄殊非蹇諤興亂本則逞聚斂之術恣姦謀則工頰  
舌之能必召傾亡尙居左右有韓昭在性懷慘毒志樂兇殘焚蕪  
軍營恢宏私第不顧喧騰於眾口惟思自恣其私懷有歐陽晃在  
酷毒害民市刑聚貨叨爲郡守寶負天恩瘡痍已徧於羣生欺蔽  
猶蒙乎主聽有田魯疇在爲君王之元舅受保傅之尊官但務奢  
華不思輔弼第宅迥同乎上苑珠珍未滿於貪心有徐延瓊在出

爲所守入掌樞機無諤諤以佐君但唯唯而徇旨有景潤澄在搜  
求女色取悅宸襟常叨不次之恩每冒無厭之寵敷對惟誇乎便  
捷佐時不識乎經綸素非忠勤實爲忝竊有嚴疑在唱亡國之音  
街趨時之技致明聖爲桀紂之君登唐虞爲叔季之治有臣在陛  
下有臣如此何憂社稷不安而乃戚戚不舒哉蜀主覽之大笑賜  
在珣綵五百段 初五臺僧誠惠以妖妄惑人自言能降伏天龍  
命風召雨唐主尊信之親帥后妃及皇弟皇子拜之誠惠安坐不  
起羣臣莫敢不拜時大旱唐主自鄴都迎誠惠至洛陽使祈雨士  
民朝夕瞻仰數旬不雨或謂誠惠官以師祈雨無驗將焚之官謂  
師謂誠惠逃去慙懼而卒 庚寅惠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趙光允  
卒 惠太后自與太妃別常忽忽不樂雖娛玩盈前未嘗解顏太

妃既別太后亦邑邑成疾太后遣中使醫藥相繼於道聞疾稍加  
輒不食謂唐主存勳曰吾與太妃恩同兄弟欲自往省之唐主以  
天暑道遠苦諫久之乃止但遣存渥等往迎侍五月丁酉北都奏  
太妃薨太后悲哀不食者累日唐主寬譬不離左右太后自是得  
疾又欲自往會太妃葬唐主力諫而止 閩王王審知寢疾命其  
子節度副使延翰權知軍府事 自春夏大旱六月壬申始雨

唐主存勳苦溽暑溽暑淫熱也於禁中擇高涼之所皆不稱旨宦者因

言臣見長安盛時大明興慶宮樓觀以百數唐都長安大明宮東內也興慶宮前

內也今日宅家會無避暑之所宮殿之盛會不及當時公卿第舍耳

唐主乃命宮苑使王允平別建一樓以清暑宦者曰郭崇韜常不

仲眉爲孔謙論用度不足恐陛下雖欲營繕終不可得唐主曰吾



自用內府錢無關經費

經費謂國之經常調度仰於租庸使者

然猶慮崇韜諫遣中

使語之曰今歲盛暑異常朕昔在河上與梁人相拒行營卑溼被

甲乘馬親當矢石猶無此暑今居深宮之中而暑不可度奈何對

曰陛下昔在河上勦敵未減深念饑恥雖有盛暑不介聖懷今外

患已除海內賓服故雖珍臺閒館猶覺鬱蒸也陛下儻不忘艱難

之時則暑氣自消矣唐王默然宦者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宜其

不知至尊之熱也唐主卒命允平營樓日役萬人所費巨萬崇韜

諫曰今兩河水旱軍食不充願且息役以俟年豐不聽唐主存

勛將伐蜀辛卯詔天下括市戰馬吳鎮海節度判官楚州團練

使陳彥謙有疾

陳彥謙徐溫所親信者也

徐知誥恐其遺言及繼嗣事遣之醫

藥金帛相屬於道彥謙臨終密書遺徐溫請以所生子爲嗣

憲太后疾甚秋七月甲午成德節度使李嗣源以邊事弭表求入朝省太后唐主存位不許壬寅太后殂唐主哀毀過甚五日方食八月癸未唐殺河南令羅貫初貫爲禮部員外郎性彊直爲郭崇韜所知用爲河南令爲政不避權豪伶宦請託書積凡案一不報皆以示崇韜崇韜奏之由是伶宦切齒河南尹張全義亦以貫高仇惡之遣婢訴於皇后后與伶宦共毀之唐主存勳含怒未發會唐主自往壽安視坤陵役者九國志壽安縣在洛陽西南七十里五代會要曰上欲視太后於代州太祖圖陵中醫門下奏議曰人言以四海爲家不當分南北洛陽是帝王之宅四時朝拜理須即近不能許幸代州漢朝諸陵皆近秦雍國家圖陵布列京畿後魏文帝自代遷洛之後圖陵皆在河南兼輒應勳臣之家不許北葬今魏氏諸陵尙在京畿則葬代州理未爲允於是作坤陵道路泥滓橋多壞唐主問主者爲誰宦者對屬河南唐主怒下貫獄獄吏榜掠體無完膚明日傳詔殺之崇韜諫曰

貫坐橋道不修法不至死唐主怒曰太后靈駕將發天子朝夕往來橋道不修卿言無罪是黨也崇韜曰陛下以萬乘之尊怒一縣令使天下謂陛下用法不平臣之罪也唐主曰既公所愛任公之拂衣起入宮崇韜隨之論奏不已唐主盲闕殿門崇韜不得入貫竟死暴尸府門遠近冤之 丁亥唐遣吏部侍郎李德休等賜

吳越國王玉冊金印紅袍御衣 九月討主王衍與太后太妃遊

青城山歷丈人觀上清宮 青城山在蜀州青城縣北三十三里杜

山乃第一峰也丈人觀在青城北二十里上清宮在高臺山丈人 祠之側高臺山在蜀州上有天池晉朝立天宮於上號上清宮

遂至彭州陽平化 彭州洋陽縣北四十里有葛仙山二十四化之第五化也 漢州三學山而還

飛簷是遊也隨駕宮人皆衣畫雲霞道服字之飄然若仙衍自製丹州曲復宮人若之其辭曰昔羅裙能結束稱腰身柳眉桃臉不諳春滿掃足精神可掃許論落在風塵本意謂宮人皆是神仙而諷阿在歷月也其後衍降唐之後宮始多流落人開則是詞為之

議也

乙未唐立子繼岌爲魏王 丁酉唐主存勳與宰相議伐蜀

威勝節度使李紹欽素諂事宦徽使李紹宏紹宏薦紹欽有蓋世

奇才雖孫吳不如可以大任郭崇韜曰段凝亡國之將姦諂絕倫

未可信也

改邠州宣化軍爲威勝軍段凝降賜姓名李紹欽事並見上卷元年

眾舉李嗣源崇韜曰

契丹方熾總管不可離河朔魏王地當儲副未立殊功請依故事

以爲伐蜀都統

安祿山之亂元宗分命諸子爲諸道都統此唐故事也

成其威名唐主曰兒

幼豈能獨往當求其副旣而曰無以易卿庚子以魏王繼岌充西

川四面行營都統崇韜充東北面行營都招討制置等使軍事悉

以委之又以荆南節度使高季興充東南面行營都招討使鳳翔

節度使李繼岌充都供軍轉運應接等使同州節度使李令德充

行營副招討使陝州節度使李紹琛充蕃漢馬步軍都排陳斬斫

使兼馬步軍都指揮使

李令德朱友謙之子也李紹琛康匡孝也

西京留守張筠充西

川管內安撫應接使華州節度使毛璋充左廂馬步都虞候邠州

節度使董璋充右廂馬步都虞候客省使李嚴充西川管內招撫

使將兵六萬伐蜀仍詔季興白取夔忠萬三州爲巡屬

唐時夔忠萬三州本

屬荆南節度唐末之亂王建時屬併而有之

都統置中軍以供奉官李從襲充中軍馬

步都指揮監押高品李廷安呂知柔充魏王府通謁

李從襲等皆宦官也

丑以工部尚書任圜翰林學士李愚竝參預都統軍機 自六月

甲午雨罕見日星江河百川皆溢凡七十五日乃霽 憲郭崇韜

以北都留守孟知祥有薦引鸞恩

事見二百七十卷梁貞明五年

將行言於上曰

孟知祥信厚有謀若得西川而求帥無踰此人者又薦鄴都副留

守張憲謹重有識可爲相戊申大軍西行 蜀安重霸勸王承休

請蜀主王衍東遊秦州承休到官即設府署作行宮大興力役疆  
取民間女子教歌舞圖形遺韓昭韓昭諫倭蜀主押而信之使言於蜀主又獻

花木圖盛稱秦州山川土風之美蜀主將如秦州羣臣諫者甚眾  
皆不聽王宗弼上表諫弼主投其表於地太后涕泣不食止之亦

不能得前秦州節度判官蒲禹卿上表幾二千言其略曰先帝艱

難創業欲傳之萬世陛下少長富貴荒色惑酒秦州人雜羌胡地

多瘴癘萬眾困於奔馳郡縣罷於供億鳳翔久爲仇讎必生黷隙

唐國方逆歡好恐懷疑貳言無事舉兵東出恐因而致寇先皇未嘗無故盤遊陛

下率意頻離宮闕秦皇東狩鸞駕不還煬帝南巡龍舟不返蜀都

疆盛雄視鄰邦邊庭無烽火之虞境內有腹心之疾百姓失業盜

賊公行昔李勢屈於桓溫見九十七卷晉孝宗永和三年劉禪降於鄧艾見七十七卷魏

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三 後列國紀八 三千 思補樓

四年 山河險固不足憑恃韓昭謂禹卿曰吾收汝表俟主上西歸

當使獄吏字字問汝王承休妻嚴氏絕色也蜀主私焉故銳意欲

行 冬十月唐排陳斬使李紹琛與李嚴將驍騎三千步兵萬

人為前鋒招討判官陳又至寶雞稱疾乞留李愚厲聲曰陳又見

利則進懼難則止今大軍涉險自寶雞人散關則涉棧閣之險人心易搖宜斬以

徇由是軍中無敢顧望者又薊州人也 癸亥蜀主王衍引兵數

萬發成都甲子至漢州武興節度使王承捷告唐兵西上蜀武興軍於

鳳州蜀主以為羣臣同謀沮己猶不信大言曰吾方欲耀武遂東行

在道與羣臣賦詩殊不為意 丁丑唐李紹琛攻蜀威武城蜀指

揮使繁州唐思將兵出降城使周彥禮等知不能守亦降考異曰

錄十月戊寅魏王繼岌至鳳州王承建以鳳興文成四州降前一

日康延孝李嚴至鳳州武城唐思景等降按今故鎮在鳳州西

四程延孝未下鳳州何能先至故鎮又蜀之守禦多在鳳州之東或者當時鳳州之東別有威武城亦名故鎮非今之故鎮歟得城中糧二十萬斛紹琛縱其敗兵萬餘人逸去因倍道進鳳州李嚴飛書以諭王承捷時軍中糧餉皆取辦於李繼曠繼曠劾鳳翔蓄積以饋軍猶不能充人情憂恐郭崇韜入散關指其山曰吾輩進無成功不得復還此矣當盡力一決今饋運將竭宜先取鳳州囚其糧諸將皆言蜀地險固未可長驅宜按兵觀變崇韜以問李愚愚曰蜀人苦其主荒淫莫爲之川宜乘其人心崩離風驅雷擊彼皆破膽雖有險阻誰與守之兵勢不可緩也是日李紹琛告捷

是日崇韜入散關之日也卽丁丑

崇韜喜謂李愚曰公料敵如此吾復何憂乃倍

道而進戊寅王承捷以鳳興文扶四州印節迎降得兵八千糧四十萬斛崇韜曰平蜀必矣卽以都統牒命承捷攝武興節度使己



卯蜀主王衍至利州威武敗卒奔還始信唐兵之來王宗弼宋光嗣言於蜀主曰東川山南兵力尙完

東川謂梓潼諸州山南謂興元諸州

陛下但以

大軍扼利州唐人安敢懸兵深入從之庚辰以隨駕清道指揮使

王宗勳王宗儼兼侍中王宗昱爲三招討將兵三萬逆戰從駕兵

自綿漢至深渡

深渡在利州綿谷縣北大渡天小渡天之閒

千里相屬皆怨憤曰龍武

軍糧賜倍於他軍

龍武糧賜優厚事見上年

他軍安能禦敵李紹琛等過長舉

長舉漢沮縣地西魏置盤頭郡隋置長舉縣唐屬興州九域志在州西一百里

蜀興州都指揮使程奉璉

將所部兵五百來降且請先治橋棧以俟唐軍由是軍行無險阻

之虞卒已蜀興州刺史王承鑒棄城走紹琛等克興州

考異曰寶錄甲申魏

王至故鎮康延孝收興州十國紀年辛巳承鑒出奔甲申繼及郭崇

郭崇至威武城今從之郭崇縮以唐景思攝

興州刺史乙酉蜀成州刺史王承朴棄城走

九域志興州西至成州二百十五里李

紹琛等與蜀三招討戰於三泉

三泉縣唐屬興元府九域志興州東南至三泉一百四十五里有百

半關金牛

道之險 蜀兵大敗斬首五千級餘眾潰走又得糧十五萬斛於

三泉由是軍食優足 戊子唐葬貞簡太后於坤陵 蜀主王衍

聞王宗勳等敗自利州倍道西走斷桔柏津浮梁命中書令判六

軍諸衛事王宗弼將大軍守利州且令斬王宗勳等三招討

以三泉之

也唐李紹琛晝夜兼行趣利州

九域志三泉西至利州一百八十九里

蜀武德曆後

宋光祿遣郭崇韜營請唐兵不入境當舉巡屬內附苟不如約則

背城決戰以報本朝崇韜復書撫納之己丑唐魏王繼岌至興州

光祿以梓綿劍龍普五州武定節度使王承瑩以洋蓬壁三州山

南節度使王宗威以梁開通渠蓬五州

渠州蓬山縣唐武德元年置蓬州八年州廢以蓬山

蘇屬渠州當是

蜀復置蓬州也 階州刺史王承岳以階州皆降承瑩宗侃之子也

自餘城鎮皆望風款附天雄節度使王承休與副使安重霸謀掩

擊唐軍

欲自秦州掩擊唐軍之後

重霸曰擊之不勝則大事去矣蜀中精兵十

萬天下險固唐兵雖勇安能直渡劍門耶然公受國恩聞難不可

不赴願與公俱西承休素親信之以爲然重霸請賂羌人買文扶

州路以歸承休從之使重霸將龍武軍及所募兵萬二千人以從

將行州人餞於城外承休上道重霸拜於馬前曰國家竭力以得

秦隴

蜀得秦隴見二百六十九卷梁貞明元年

若從開府還朝誰當守之開府行矣重

霸請爲公留守

蜀蓋加王承休開府侯同三司故稱之

承休業已上道無如之何遂

與招討副使王宗納自扶文而南其地皆不手羌人抄之且戰且

行士卒凍餒比至茂州餘眾二千而已

此自秦州取道文扶循山至茂州也爲王承休宗納

爲韓王繼俊所誅張木

重霸遂以秦隴降唐

高季興常欲取三峽畏蜀峽

路招討使張武威名不敢進至是乘唐兵勢使其子行軍司馬從  
誨權軍府事自將水軍上峽取施州張武以鐵鎖斷江路季興遣  
勇士乘舟斫之會風大起舟絙於鎖不能進退矢石交下壞其戰  
艦季興輕舟遁去既而聞北路陷敗以夔忠萬三州遣使詣魏王  
繼岌降 臣郭崇韜遣王宗弼等書爲陳利害時李紹琛猶未至  
利州宗弼即乘城引兵西歸王宗勳等三招討追及宗弼於白芳  
九域志開州金水縣有白芳峽。芳音邇下得刀不從力若從力則音勳宗弼懷中探詔誓示之曰宋  
光嗣令我殺爾曹因相持而泣遂合謀送款於唐

後唐同光三年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七十三終